

M. Aurel 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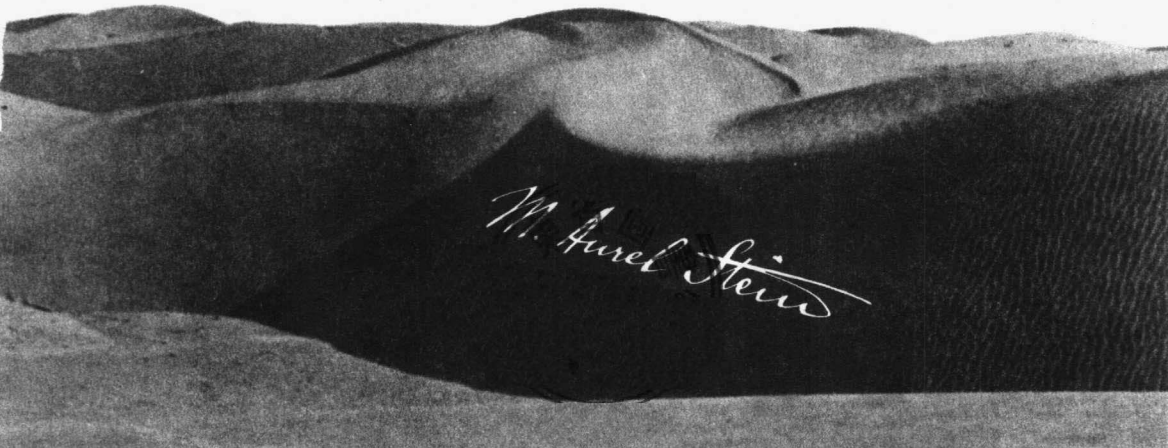
斯坦因 [英] 奥里尔·斯坦因 / 著 伏霄汉 巫新华 / 译
中国探险手记
卷四

春风文艺出版社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英] 奥里尔·斯坦因 / 著 伏霄汉 巫新华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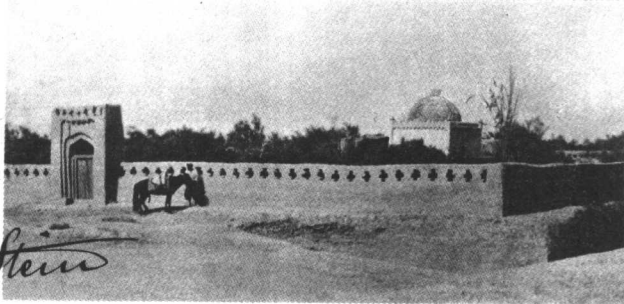
卷四



M. Aurel Stein

春风文艺出版社

M. Aurel 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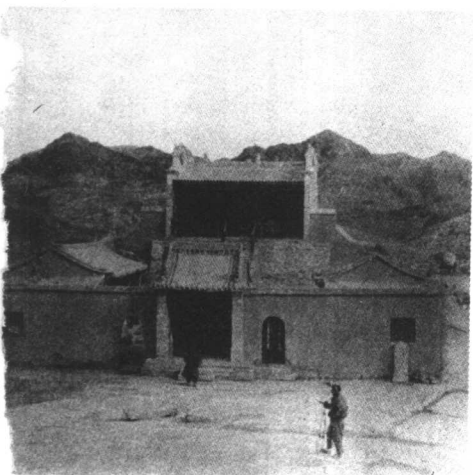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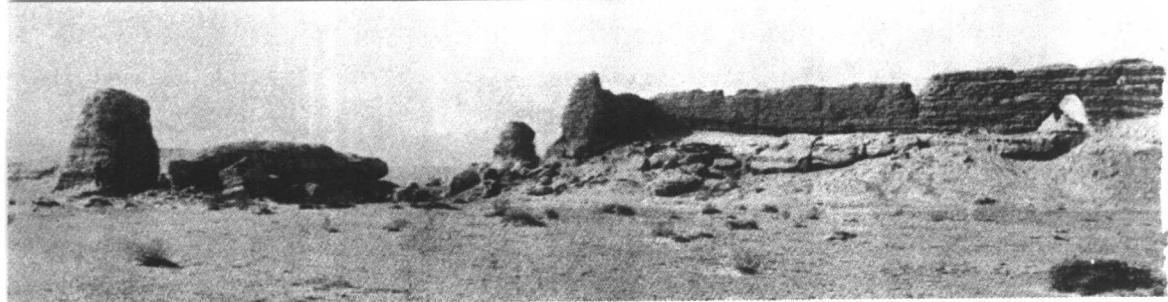
I | 《沙埋契丹废墟记》中译本序

17 | 前 言

卷 一

- | | | | |
|-----|--|---------|--------------|
| I | | 第 一 章 | 从希达斯皮斯河到印度河 |
| 10 | | 第 二 章 | 横越斯瓦特和迪尔 |
| 22 | | 第 三 章 | 翻越洛瓦里山口 |
| 32 | | 第 四 章 | 在吉德拉尔 |
| 44 | | 第 五 章 | 穿越马斯图吉 |
| 57 | | 第 六 章 | 德尔果德 |
| 68 | | 第 七 章 | 阿富汗之瓦罕 |
| 79 | | 第 八 章 | 阿姆河之源 |
| 92 | | 第 九 章 | 从萨里库勒到喀什噶尔 |
| 111 | | 第 十 章 | 在其尼巴格, 在喀什噶尔 |
| 129 | | 第 十 一 章 | 去莎车和叶城的途中 |
| 143 | | 第 十 二 章 | 在库克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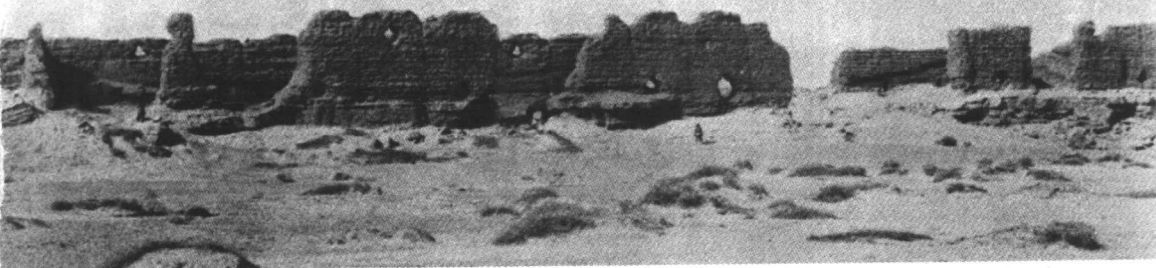


- 152 | 第十三章 昆仑山脚下
- 161 | 第十四章 重返和田
- 180 | 第十五章 赶往尼萨冰川
- 188 | 第十六章 奥特鲁胡勒冰川
- 196 | 第十七章 在喀让古塔格山区
- 214 | 第十八章 和田盛宴
- 221 | 第十九章 和田沙漠边缘
- 238 | 第二十章 哈达里克的神庙遗址

卷 二

- 251 | 第二十一章 达玛沟附近的几个遗址
- 261 | 第二十二章 前往克里雅和尼雅河
- 271 | 第二十三章 尼雅废墟
- 283 | 第二十四章 埋藏的档案室
- 297 | 第二十五章 在废弃绿洲的最后几天
- 305 | 第二十六章 安迪尔河
- 310 | 第二十七章 从安迪尔河到车尔臣
- 321 | 第二十八章 车尔臣河沿岸
- 330 | 第二十九章 在瓦石峡和若羌





343	第 三 十 章	向罗布沙漠进军
357	第三十一章	横穿三角洲
367	第三十二章	首次发掘罗布泊遗址
377	第三十三章	考察古代驿站
382	第三十四章	来自古代垃圾堆的记录
393	第三十五章	艺术品之发现
406	第三十六章	横穿沙漠，到达塔里木
416	第三十七章	沿着塔里木和车尔臣河
428	第三十八章	米兰古戍堡
439	第三十九章	米兰戍堡的吐蕃文书
445	第 四 十 章	米兰古佛寺
455	第四十一章	天使护壁
463	第四十二章	米兰壁画
470	第四十三章	一组喜庆人物图
480	第四十四章	佛传壁画
489	第四十五章	启程去敦煌
501	第四十六章	沿着前人的足迹
509	第四十七章	干燥罗布泊的终结
517	第四十八章	奇异的古河床





卷 三

- | | | |
|-----|-------|------------|
| 525 | 第四十九章 | 走近古代边区 |
| 533 | 第五十章 | 敦煌途中的遗迹 |
| 541 | 第五十一章 | 在敦煌的首次逗留 |
| 551 | 第五十二章 | 前往“千佛洞” |
| 564 | 第五十三章 | 敦煌：困难的开端 |
| 575 | 第五十四章 | 敦煌北面的古长城 |
| 587 | 第五十五章 | 汉代文书的发现 |
| 598 | 第五十六章 | 到达南湖绿洲 |
| 611 | 第五十七章 | 留给后人探索的遗迹 |
| 620 | 第五十八章 | 古长城西段的首次发掘 |
| 630 | 第五十九章 | 踏勘古长城 |
| 639 | 第六十章 | 玉门关的发现 |
| 651 | 第六十一章 | 古长城最大的仓库 |
| 662 | 第六十二章 | 城墙的西段 |
| 674 | 第六十三章 | 古烽火台里的简牍 |
| 686 | 第六十四章 | 返回千佛洞 |
| 701 | 第六十五章 | 揭开藏经洞的面纱 |





- 712 | 第六十六章 被封闭的藏经洞和里面的宝藏
- 724 | 第六十七章 藏经洞的佛教画卷
- 733 | 第六十八章 巨型绘画和其他艺术珍品
- 740 | 第六十九章 一座多语种的“寺庙图书馆”
- 748 | 第七十章 “千佛洞”的装饰艺术
- 767 | 第七十一章 安西——西部屏障
- 778 | 第七十二章 桥子废墟
- 786 | 第七十三章 万佛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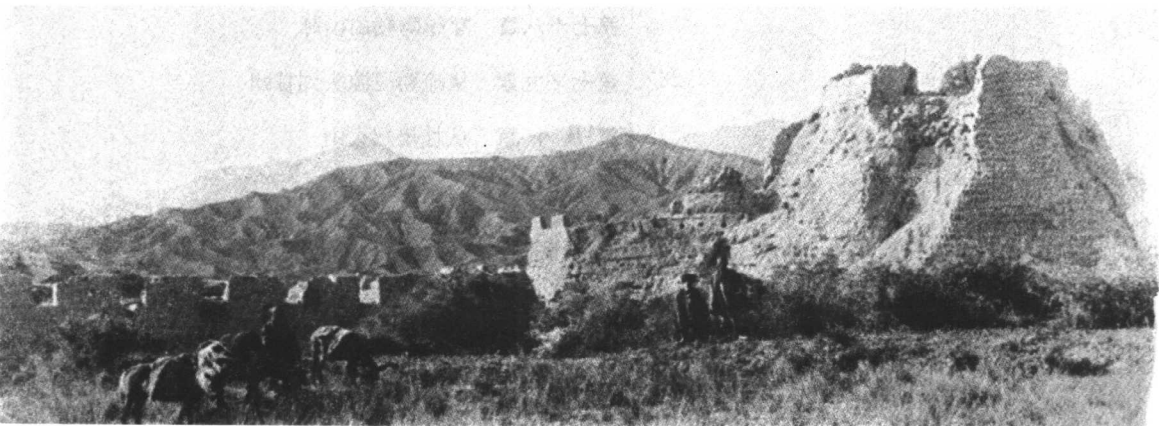
卷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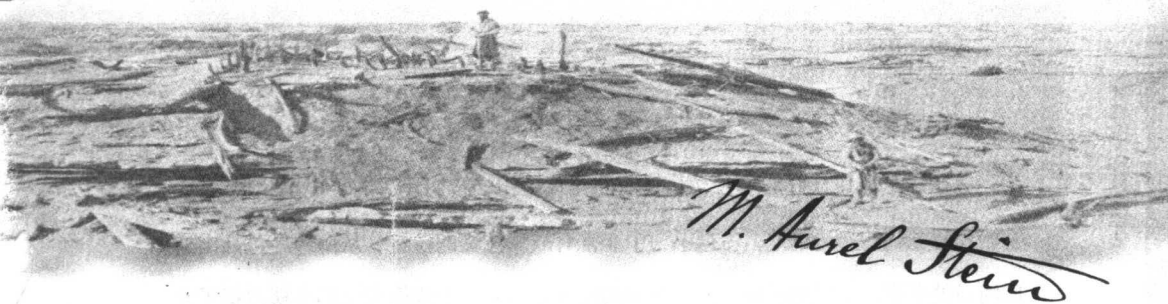
- 793 | 第七十四章 南山最西边的山脉
- 805 | 第七十五章 “长城”的门户
- 817 | 第七十六章 肃州和它的“酒泉”
- 828 | 第七十七章 穿越走廊南山山脉
- 843 | 第七十八章 穿越陶勒山山脉
- 857 | 第七十九章 从疏勒河源头到甘州
- 873 | 第八十章 从甘州到天山
- 883 | 第八十一章 在哈密绿洲
- 893 | 第八十二章 考察吐鲁番遗迹



Q05	第八十三章	焉耆及其周围的遗迹
Q14	第八十四章	从霍拉到库车
Q25	第八十五章	沙漠之海
Q35	第八十六章	在古三角洲
Q44	第八十七章	是盐湖沼泽还是冰?
Q51	第八十八章	在克里雅新河床附近
Q59	第八十九章	更多的塔克拉玛干废墟
Q70	第九十章	从阿克苏到莎车
Q84	第九十一章	和田的准备工作
Q97	第九十二章	普鲁峡谷和扎依里克峡谷
1008	第九十三章	前往玉龙喀什冰川源头
1015	第九十四章	穿越青藏高原
1029	第九十五章	一条古老的山道
1038	第九十六章	寻找英达坂
1045	第九十七章	从昆仑山到伦敦

1053/ 插图目录





第七十四章

南山最西边的山脉

风景如画的隐居处和万佛峡所在的地方，空气清爽，让人的心情如此愉快。我真不想在忙碌了两天，完成我的工作之后就离开这里。哎！可是这里没有像隐蔽的“图书馆”那样宝藏丰富的地方需要发掘，虽然这里也有暗藏洞室，石窟的石墙也将它们藏了起来。几头骆驼已经从雪山脚下的蒙古牧场带了回来，再加上我们自己的骆驼，于是，我们在7月3日早晨再次出发，沿着流经千佛洞和踏实的河流前进。开始，我们攀上一个平稳上升的岩石平地，然后又经过一个狭窄的河口，在这里，河水冲过了从桥子可以看见的第二座贫瘠山脉，开出一条路来。

山体裂开了缝，寸草不生，形成一个峡谷迷宫，锯齿状的山棱从10 000英尺高度的地方垂直而下，不禁让人感到害怕。但是，一旦经过看似这座外围山群的最高点后，眼前的景象突然之间全部改变。远处，大约南边30英里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群山形成的一个半圆，在它们突出的山顶上是雪床和小冰河。一个巨型的山体上没有裂缝的扇形斜坡，从山脚向下，看上去好像要吸取从很多山谷流出的所有水源，并且向我们攀过的河口排走所有的残余物。

从这里向上攀一点，我们就来到了科孜洛夫地图所示的石包城遗迹。它们虽然

小，但显然是修建良好的炮台，从目前的建筑结构，它们建造的年代不会很久远。它俯视着宽阔的河边草地，占据了一个非常有战略意义的位置，从南边经过高山通向河口处平原的不同的道路，都在炮台的视线之内。一个规模宏大的塔楼占据了北角，大约有 30 英尺高，形成一个明显的地界标。因此，我们选择它作为天文纬度观测的基地，而把帐篷搭建在下面较远的地方，那里的沟谷有 10 码宽，1.5~2 英尺深，沟谷有绿草和流动的活水。我们的营地处于海拔 7450 英尺的高度，所有的酷热都远离我们。这里的地面特别适合开展大范围的勘测活动，我在南山时就决定要做这些考察。穿过巨大的冲积三角洲上平坦的地面，我们立即就能看见整个平地由群山环绕，形成了一个开口大约 50 英尺长的弧形，我们因此改变了原来的行动计划。宽广的阿尔卑斯般的高原给人以自由空旷之感，加上高山的远景，让人觉得这里十分的

| ②⑥大粪盆山谷东侧的蒙古人营地 |



M. Aurel Stein



②⑦ 哈桑阿旬在苏其泉给骆驼装行李 |

贫瘠和荒凉。但是，由于它的地面特别平坦，这使我们能够在6天之内，勘察了1200平方英里的区域，我也尽力缩短对我一天接一天的工作的描述。

我们向西南方向前进，两天之后，来到喀什噶尔山口（kashkarpass）的附近。这两天的跋涉已经让我明白，即使是沿着南山最西边水源丰富的山脉，也是气候极为干旱。沿着巨大的冲积坡，攀上10 000英尺的高度，我们再也找不到地表水，发现所有穿越于山中的河床都很浅。不久，我就相信，即使是在积雪融化的季节，主山脉的山谷中的水，也会在它们流经巨大的碎石床时被全部吸收。想找到水源来安营扎寨是十分困难的，直到我们在去往喀什噶尔（kashkar pass）的路上碰到喂骆驼的中国人，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大量的杂色沙石积淀形成一条斜坡，一直延伸到山脚下，上面盖有一层薄薄的黏土或黄土，长着稀少破败的灌木和草，证明了土

壤和空气中十分的干燥。我们在石包城下面的河口处所看见的水，毫无疑问，都是来自于裂缝，在这些裂缝中，在高处被沙石床吸收的水又一次渗了出来。

沿着主山脚绕行之后，我们开始向东进发，来到一个大峡谷，称作大龚岔 (ta-kung-ch'a)，这里的水来源于一座高达 2000 英尺的大雪峰。我们把帐篷搭建在一个小草原上，小草原处于一个受到侵蚀、大约有 0.25 英里宽的河床上。7 月 8 日，带上一点水，我们开始向分水岭进发，走了大约 6 英里，到了一处宽阔的石头河床，河边是砾岩山崖，高处的沙石岩色彩各异，引人注目，有紫色、亮红色和深绿色。我们发现了一个坚强的蒙古人和他的牲口，他把营地扎在了一块有草的地方，于是我们就让他做我们的向导。他告诉我一些关于达赖喇嘛的奇闻逸事。1904 年，达赖喇嘛去往安西时，经过喀什噶尔 (kashkar pass)。就在最近，当这个蒙古人从乌尔噶 (urga) 去西宁的途中，他又一次遇见了达赖喇嘛以前的随从。

离开了海拔 12 000 英尺的向东的主山谷，我们沿着一个东南方坡度更陡峭的山谷攀行。顺着绿色的碎石板和片麻岩山坡，经过 10 英里的路程，我们来到了通道的最高处，这里海拔 13 400 英尺，南边的景色尽收眼底，可是这里十分荒芜。一个荒凉的盆地状的山谷出现在面前，方圆 6~8 英里，南边交接的是一条零乱的山体构成的山脉，高度都不超过 14 000 英尺或 15 000 英尺，大片闪闪发光的盐层覆盖了干裂的湖床。我们的向导指着一条通道，说它可以越过低矮的山脉，到达敦煌河的源头，称之为冰达坂 (p'in-ta-pan)。

西藏的轮廓展现在我们眼前，我惊奇地发现在 300 码范围之内，有一头野驴靠近我们。刺骨冰冷的北风告诉我们，在西藏最北边的这些荒芜的高地，夏天的微风是什么样的风。由于唐古拉通道的位置，我们可以看见远处主山的南坡。因此，我可以相信这里的永久雪线海拔是不是 8000 英尺或 18 900 英尺，而在北坡甚至更高。

那天，我们从唐古拉的东面出发，正当我们在一个称为苏其泉 (su-chi-ch'uan)

M. Aurel Stein

的小山泉处扎营时，我们感受了第一场雨，这让我着实激动不已。据蒙古人说，这里山进入夏天了。雨细细的，柔柔的，给人一种身处阿尔卑斯山中的感觉，还有一片片雪花夹杂其间。7月10日下午，天空转晴，我可以出去散步浏览。经过一场雨，植物好像被施了魔法，原来看上去很矮小，枯萎的样子，没有任何生气，可现在在叶子突然之间全部张开了。我第一次注意到，在草丛中长着一些坚强的火绒草和一些类似盾叶鬼臼根茎（podophyllum）的白花。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雨，证明了海拔约11 000英尺山脉较低的山坡上植物虽然稀少，但却有极强的生命力。

后来，我们租用的骆驼从昌马（ch'ang-ma）的山间绿洲赶了回来。因此，我可以让我们健壮的骆驼在哈桑阿訇的照顾下休息一下。在万佛峡那里，它们享受了丰美的牧草，享受了十分需要的长假，一直休息到秋天我回到安西的时候。在安西时，依布拉音伯克以及在万佛峡时友好的道士们，都建议我，让骆驼休息一下。可以说，我现在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

6月11日，我们向东北方向前进，山坡比较容易攀行，但寸草不生。经过石包城和昌马的大盆地之间不易察觉的分水岭后，我们发现一座光秃秃的山，叫银水（ying-tsui）山，在山脚下有一条水中微含硫的小溪，我们就在此地扎营。晴空万里，让人心旷神怡。第二天早晨，我们看见主山有冰河围绕，海拔高度超过20 000英尺，向昌马延伸。从这里到光秃秃的山顶之间，有一条向昌马倾斜的沙石斜坡形成的、巨大的平展地面，两者构成鲜明的对比，给人难以忘怀的印象。每个事物看上去都很大，但没有东西让你心烦意乱。在东南边冲积的扇形带上方，有一个很大的缝隙，表明疏勒河沿着它北岸的雪山流向昌马。

在布满石头的高原上，又走了14英里，灌木稀少，除了数不清低浅的河床之外，没有一滴水。后来，我们又沿着一条宽阔的河床前进，也没发现任何的水源，直到离夏河（sha-ho）半英里的地方，也即绿洲最西边的农庄，才找到了水。但是，

从这里向前水源充足，好像所有来自雪山的地下水迫不及待地要流到地面上来。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被施了魔法，全变了。我们高兴地沿着昌马宽阔的绿洲，慢慢地骑了11英里。

河的左岸是沼泽地，除了右边的沟渠之外，到处都是水。在夏河的主要干道不远处，是大约15码宽、2英尺深的河水，河水清澈见底。这里海拔7000英尺，现在还处于春天，嫩绿的树叶和幼苗装点着砖红和紫色的低矮山脉，山脉环绕着绿洲，显得格外美丽。在西南和南边的山上，整个雪峰显得分外雄伟庄严。确切地说，肥沃开阔的山谷和远处林立的白色山峰的背景相互映衬，不禁让我想起了可爱的克什米尔。后来，在最大的、由墙围起的村庄中，我们知道它叫“堡子”（p'u-tzu），有一座较大的寺庙成了我们的栖身之处，住着还挺舒适，只是里面有些昏暗。昌马所属玉门县的长官正确判断了我们行走的路线，派了一个小官和几个士兵来迎接我们。我不需要他们来伺候，但当我表示希望他们能给我安排向导和运输工具，把我

| 210 自昌马村向西南眺望大雪山 |





| ②19建有城墙的昌马村子内部 |

带过那座山，去往长城的门户嘉峪关时，他们断然拒绝了。我很早就知道，这地方的中国人不喜欢山。当我表示不再让他们找向导，只需要驴或骡帮助我们穿过艰险的山路时，他们仍然不是很愿意。为了保护好骆驼，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了不使那些反对我们继续前进的人又提出异议，我想最好是马上出发。于是，6月13日下午，我们又上路了，虽然我的队员看上去都不愿意离开昌马。

那天晚上，我们到达了疏勒河的右岸。在这里，河水如同从山上倾泻下来，猛烈地翻滚着，大约有20码宽。从河上坚固的悬桥经过时，我们可以看见桥下河水流量非常大，而且十分混浊，发出巨大的声响。到底以前的河面有多宽，我可以根据旧的河床来判断。走到现在的河岸边后，我们又一直继续向前走了整整1英里。它

的水位大约是 40 英尺，正好在洪水位之上，河岸已经有 50 英尺深，在昌马所在的冲积平原的下面。

夜晚，我们把帐篷搭在了河边的碎石床上，大家都无精打采，可我却非常兴奋，因为我找到了一条清晰的通向西南方的道路，而昌马人曾声称根本找不到任何这样的路线。第二天早晨，我费尽唇舌，让赶骆驼的人走这条路，而不是他们所想的、去往平原的国道。沿着多流山 (to-lui-shan) 的西边的山谷边缘攀援，比较平稳，也相对容易。地面长满了灌木，但是没有水源。我特别地高兴，经过 17 英里的跋涉之后，一些昌马人还是流露出他们对当地的熟悉，转进了一个隐蔽极佳的山谷。在那里，我们在沙石崖下找到了一条小溪。在海拔 10 000 英尺的地方，我们安营扎寨。晚上，当地人终于说出，他们可以带领我们去通往嘉峪关的山路。先前，他们表现的无知完全是为了避免走让人讨厌的山路而已。

他们的坦白和在这未被开发的广阔荒芜山林地带寻找水源的经历，使我明白最好还是让我们的“不情愿的”向导带路。我们沿着他们所指的路走了两天，经过了水渠口 (shui-chu-k'ou) 通道，穿过了一个风景秀丽的狭窄山谷，在那里，我们又一次找到了向山外流的水源。在两个地方，一个是烟门子 (Yen-men-tzu，音译——译者)，一个是昆仑山，山谷收缩成一条曲折的山中狭道，处于高而陡峭的悬崖之间，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城墙残迹和靠着路边修建的烽火台。可是，同样附近也没有水源，还有其他迹象表明这个地区受到干旱的困扰。

从 7 月 16 日我们搭建帐篷的青草湾子 (ch'ing-t'sao-an-tzu，音译——译者) 俯视宽阔的山谷，一半是寸草不生的沙石戈壁，一半是灌木丛生的荒地，小绿洲穿梭其间，从肃州到玉门县的道路从中而过。在去往肃州之前，我决定先去参观一下最北边山系的分水岭，俄罗斯著名的地质学家和旅行家 obrucheff 曾从这里经过土达坂 (tu-ta-fan) 通道。由于没有向导和合适的工具可以从南边去往通道，于是

M. Aurel Stein

我决定排除困难，从北边前往那里。

沿着山脉的碎石斜坡，穿过波阳（po-yang）河，我们来到了来自土达坂山谷谷口一个很小的村落，等待行李运过来，直到深夜。在等待过程中，从庄园家族的百岁老人那里，我听说了许多当地奇怪的故事。耕种完全依赖于谷口唯一的一条小溪，大量田地被放弃，表明了这里的水愈来愈少，但是老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说那是因为东干人叛军的袭击时，死去了许多的人和劳作的牲口。孝顺的儿女替他准备好了坚实的棺材，正摆放在他家最好的屋子里，可老人看上去并不为此骄傲。由于海拔超过了8000英尺，这里主要的农作物是燕麦。晚春时分，这里开着蓝色小蝴蝶花和其他野花，不禁让人联想起5月的敦煌。

第二天早晨，即7月18日，我把行李寄存在大韩庄（ta-han-chuang）附近的一个村庄，然后带着测量员向通道进发。我们发现在称之为金道山（ch'ing-tao-shan，音译——译者）的狭窄谷口，有一个蒙古人修建的小防御工事，12年前，为了抵抗来自西宁方向东干人叛军，这里还开凿了壕沟。从这里上去，山谷迅速变得宽阔。骑着马继续往前走，眼前的景物越来越绿，山谷里长满了我在这些山中从未见过的茂盛野草和一种看着像阿尔卑斯山植物的野花。这一切都太奇妙了！前些日子，整天只见岩石、碎石和冰雪，好久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色了。分水岭山脊海拔12380英尺，宽阔的山脊上覆盖着野草，到达这里时，我心里特别高兴。一幅壮观的画卷展现在眼前，南边和西南方是波阳（po-yang，音译——译者）河提供水源的山峰，为冰雪覆盖，属于西部的陶勒山（to-lai-shan）山脉，而陶勒山的大沙石层就在下面的峡谷中；西南方有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山峦，山坡上覆盖着大片的冰雪，根据测量仪器观察得知，它们有19000英尺高；再往西，我们认出了陶勒山和最北边山脉的许多山峰，通过平板仪测量，证明它们就在昌马附近。因此，测量员可以把那些有趣的地方加入地图中，填补到目前为止仍然留在地图